

冯绍雷 主编

智 库

——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
比较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冯绍雷 主编

智 库

——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
比较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冯绍雷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101-2

I. ①智… II. ①冯… III. ①大学研究院-对比研究-世界 IV. ①G6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2552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甘晓培

智 库

——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

冯绍雷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25 插页 4 字数 220,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01-2/G·1455

定价 38.00 元

前 言

本项研究是国家开发银行主要领导陈元先生倡导的一项研究工作,本课题是这项研究的初期成果。

本项目的立项意图主要是,随着我国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影响迅速增长,同时在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国际研究领域的研究、教学体系作一番深入探讨。

目前,我国高校文科建设中出现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迅速发展。无论是 985 大学、211 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都普遍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在政治学一级学科设置下的国际问题类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培养点也正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与此同时,各大学,包括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国际研究与教学单位承接和从事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研究的项目。无论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还是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还有各地区、各省市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国际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与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重要领域。随着这样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布局和知识结构配置的新局面的出现,对于我国既有的国际研究与教学机构而言,其水平的提升、方向的引领、发展战略的设置以及管理方面的强化都已经是各个层次的管理者和这一领域从事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包括这一领域广大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所难以规避而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我们至少面临着以下

一系列问题的抉择和挑战：首先，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类专业学科发展将秉持怎样的一种理念和精神，将依据怎样的国际国内变化而确定我们的立场？这恐怕是排在第一位的问题；其次，国际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学科究竟是以国际研究传统的“地区研究”还是“比较政治学”，抑或更为宽泛的多学科背景下的国际研究来作为我国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定位呢？此外，作为大学与科学院的研究、教学类机构与国际研究的智库类机构的区别与联系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在对上述两个问题有比较清晰认知的情况下，对于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与教学任务的相互关系问题，这里包括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模式问题，应该做怎样的确定？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持有一个合理的体认，恐怕再多国际关系学院的出现，也不能够完全解决为我国所迫切需要的理念、知识与人才供应方面的问题。

出于上述考量，本书将国外大学系统内从事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的研究生学院一类机构作为主要的介绍对象，主要的意图即在于考察国际问题领域教学与研究如何深度相互结合，因此，本书取名为“智库”。

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除了若干目前国际一流学府或者最具代表性的机构之外，尤其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这些机构是作者们比较熟悉的合作伙伴，或者曾经长期在彼处工作，或者派过访问学者，或者是有过比较深入的交往和接触的。实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再加上文献研究（包括网络资料）是本项研究的主要依据。

鉴于本领域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还缺乏积累，也没有既有的理论模式可供参照，所收集的信息也未必齐全，这里提供的仅是相当初步的记录和分析，以供学界同仁指正。

冯绍雷

2010年巴黎人文之家

目 录

1 前言

1 第一章 比较视角下的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

2 一、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几种模式

6 二、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若干共同的演进趋势

13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篇 美国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当代发展

17 第二章 华府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

17 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背景与地位

18 二、研究生培养的基石:SAIS 的三个学位设置

25 三、研究生培养的特色:授课方式与国际视野

29 四、问题与政策导向下的跨学科方法

34 五、与政府和外交系统的关系

37 六、SAIS 的地区研究

43 第三章 普林斯顿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结构与功能变迁

43 一、普林斯顿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地位与背景

45 二、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框架与创新模式

49 三、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项目引导+科研成果的转化

54 四、全球化视角与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模式

57 五、学术影响及其与政府和外交决策的关系

60 附录 关于“普林斯顿报告”

72 第四章 一流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73 一、CSIS 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变革

81 二、CSIS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路径

83 三、人才培养：性格的力量与创造力的激发

87 第五章 兰德公司的博士研究院

87 一、兰德公司：享誉世界的决策咨询机构

91 二、兰德研究生院：只培养博士项目的政策学院

96 三、兰德公司对中国关注的动态变化

第二篇 欧洲高级国际研究机构的发展与改革

101 第六章 作为智库的欧洲大学国际研究机构

101 一、欧盟大学智库的历史性变革

102 二、欧盟大学智库的地域分布

107 第七章 欧盟主要大学国际研究机构的现状与发展

107 一、国际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河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

113 二、紧跟时代潮流、着眼世界问题的柏林自由大学全球
政治中心

117 三、培训高级研究人员的欧洲大学学院罗伯特·舒曼高级
研究中心

122 四、“知华派的摇篮”：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

130 第八章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及其教学功能

130 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最有影响力的法国三大智库之一

- 132 二、着眼未来的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
- 136 三、巴黎政治学院: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
- 141 四、高级人才的培养重地:法国高师集团
- 148 五、综述及启示

- 151 第九章 德国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发展与特色
- 152 一、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影响德国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机构
- 159 二、汉堡大学亚非研究院:欧洲地区亚非问题研究的摇篮
- 168 三、特里尔大学政治学系:欧洲地区研究中国问题的大本营
- 176 四、总结与启示

第三篇 日本高级国际研究机构的特色与地位

- 183 第十章 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
- 184 一、培养未来亚太地区事务人才的亚太研究院
- 185 二、通过三个研究方向引领的教学工作
- 189 三、以课题研究为中心、借助三支研究力量的研究工作
- 191 四、近期成果及主要观点

- 201 第十一章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
- 201 一、导言
- 202 二、斯拉夫研究中心前史(1953—1978)
- 205 三、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机构)时代(1978—1990)
- 208 四、打造全国核心(共同利用)研究机构的努力
- 211 五、作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 214 六、新世纪以来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朝向世界一流的目标
- 215 七、北海道经验

221 第十二章 防卫研究所

221 一、合理精干的组织编制

223 二、强化战略视角的终身培训体制

226 三、调查研究工作：安全保障政策领域的权威分析

235 四、近两年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特色及主要观点

第四篇 俄罗斯大学国际研究机构的演进

245 第十三章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248 一、有着深厚政府背景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249 二、现实与传统交融中的教学与研究体制

254 第十四章 莫斯科大学

254 一、历史悠久的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258 二、根基扎实的中俄文化交流

259 三、培养高级人才的莫斯科大学国际政治系

262 第十五章 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大学

262 一、独特的办学方略

263 二、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267 结语

269 后记

第一章 比较视角下的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

国外的高级国际研究院,主要是指同时具备国际问题研究和该领域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两项任务的学术教学机构,一般附属某个研究性大学。这类高级国际研究院有不少基本不承担本领域本科生的培养任务,而重在进行国际事务的研究,以及侧重于为国家涉外部门、各类国际组织、大学和智库等部门专业性和管理型人才的培养教育。

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主要是在 20 世纪国际事务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先后出现的。与传统的大学体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的悠久历史相比,高级国际研究院在欧美国家不过是 20 世纪早期才刚刚问世,特别是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较多出现。但是,各国的国际研究院蓬勃发展的势头,包括有关国际事务的学科方向层出不穷地形成、其培养的国际政治精英人才大批进入各级重要岗位、有关国际事务的研究成果大量地产生,这种种表现无疑为当代国际发展的进程打下了深刻烙印。作为国际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片高地,其早年的创设和多年来成长拓展的经历有着大量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所以,认真观察这一领域的当前发展态势以及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自身正在不断做出的重大革新,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正处在重要国际发展阶段,同时依然处于内部与外部重重挑战的国家来说,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包括我们的学术与教育机构的发展,也将从中获得不少借鉴。

本章拟从模式比较、共同趋势、自身改革以及对于我们国家同类机构的借鉴等几方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几种模式

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出现一方面是欧美国家对外事务出现诸多需求背景之下的产物,同时又不可能不受到各自具体国情背景、国际环境、教育传统和思想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基于目前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要对该领域各类机构的特点做出非常清晰的评判,还相当困难;尤其是当前各类国际研究院许多方面都在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因而其各具特色的工作框架尚处在不断调整、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但是,依据迄今为止的发展势头,就其已有表现的若干趋势而言,总的说来,还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些不同点由于各类机构的学术传统、当下环境等因素而进一步有所凸现。因此,有必要及时对这些趋势与变化做出介绍,以便更多的专业人士能够对此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更为详尽周到的分析。

现有的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大体上可作以下四种类型的区分:

第一类,基础研究与重大战略研究并重的类型。

此类高级国际研究院大致包括普林斯顿公共事务与国际研究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学院、莫斯科高等经济学校、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等。这些高级国际研究院主要特点在于,有着强大的基础学科专家队伍,并且都曾一度在学科领域发展中作出公认的突破性贡献,从而引领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甚至方向性的转换。显然,这样一类研究院之所以往往能够在重大战略发展方向方面提供各种重要的见解和动议,与其扎实丰厚的基础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普林斯顿公共事务与国际研究院称得上是这一类学院的典范。一方面,该院有着像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

伯特·基欧汉这样的大师,有着像少壮派约翰·艾肯伯瑞这样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家,有着像院长安玛利·斯特劳这样的国际法权威。这样一些人物都是在当前重大国际问题,或者战后以来国际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上提出过重要思想的大家。另一方面,该院近年来又发表了《普林斯顿报告》这样的重要文件,该文件对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路线起着政治替代性的作用,对于美国当前对外事务的发展发挥着指导性的战略影响。

与此类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仅由于其基础研究方面专家队伍的强大阵容,而且在国际政治理论英国学派的形成中发挥过关键性影响。在当代国际事务的实际进程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欧洲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的战略研究与政策发展有着一系列重要建树。

此外,还有莫斯科高等经济学校,这是在国外同行影响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建立起来的以国内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为主攻方向的一所新型高等学校。该校集中了俄罗斯各学科的优秀学术专家,有着俄罗斯学术传统的扎实基础,同时又受到了欧美新学术思想的广泛影响。近年来,该校著名专家谢尔盖·卡拉冈诺夫组织撰写的《2020年的俄罗斯与世界》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广泛好评,这是俄罗斯的高级国际研究院对于国际研究领域学术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该校成立20年来,每年春季在学科领导人叶甫盖尼·雅辛的支持下举办年度国际学术讨论大会,笔者曾多次亲历,讨论会云集了来自欧美、东亚和俄国国内的高水平专家及政府高官,不光成为每年学术新思想的大集合,而且是政府政策走向的重要发布会。

从上述的基本趋势来看,这一类型高级国际研究院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于雄厚的基础研究与具有战略前瞻性的政策研究的相互结合。

第二类,侧重传统的全球问题研究、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强调战略和政策导向下的国际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类型。

这一类型的高级国际研究院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等国际研究院、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莫斯科外交学院等机构为代表。

与全面设置分门别类的学科相比,这类机构更为突出的是与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决策进程的密切关系与全面影响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简称 SAIS)是笔者曾经从事过为期一年访问研究,并且有着较为密切合作关系的一所学校。该校多年以来的历届领导层与美国决策层关系密切,同时,其地处首都华盛顿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这所学校与美国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的演变始终息息相关。虽然这所学校有着像弗兰西斯·福山这样重要影响的理论家,但是,福山的理论侧重点并非主要表现在学科的理论构建方面,而是对于与若干学科有关的重大思潮演变,以及影响当前国际政治经济走向的重大社会变迁的反应等问题领域中。与学科理论相比,SAIS 更加侧重的是战略与决策效应。因此,从其关注点来说,SAIS 更加强调的是较为传统的区域研究。在区域研究方面,SAIS 有一批相当有号召力的权威专家。比如,在欧洲研究领域的戴维·卡莱欧,在东亚和中国研究方面的戴维·兰普顿,在中亚和外高加索研究方面的福里克里德·斯塔等,都是在美国和国际学术界位居一流的专家。美国白宫、国务院以及各个国际组织的高官往往是 SAIS 重要讲座的座上客。

与此类似功能的还有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莫斯科外交学院。该校虽然也有全面的课程设置,丰厚的学科基础,但是该校更为强调的是与俄罗斯国家利益和目标相关的国际战略与政治经济问题,较为侧重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是与学科背景结合之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传统。该校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为外交机构和涉及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领域提供精英。

日内瓦高等国际研究院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为了适应当时国联的成立而建立的一所老牌国际研究院。该校不但培养了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这样的著名外交家,而且其任教的专家很多来自欧美的各类国际机构。从其机构设置的情况来看,在各类学科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借重于基础研究的积累强调为决策服务是该校的重点。

因此,与第一类相比,第二类高级国际研究院对于将理论、学识与实际政策、战略层面的结合更为重视。

第三类,面向专门的区域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际研究教学机构。

这些机构具有某一研究方向的丰厚积累,但一般依托于研究型大学的全面学科设置和扎实的基础研究。

欧洲大学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的戴维俄罗斯研究中心、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中心、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大体上可以归为这一类。从总体上看,这类学术教学机构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乃是专注于地区与国别问题的研究。比如,舒曼高级研究中心侧重于欧洲一体化研究;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和相关的东亚研究;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中心乃是亚洲地区目前学术方向较为健全的一个研究斯拉夫—欧亚地区问题的研究中心;而哈佛大学的戴维中心则是从事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研究的一个国际级重镇。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构往往有着相当齐备和富于针对性的学科设置,同时在专门地区和国别问题上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上述任何一个机构都有一系列完备的专业人员、基础设施、教学学位等方面的设施,虽然依托于某一个研究型大学,但往往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

西方国际研究学术界多年来存在比较政治学研究和传统的地区研究两门学科之间的争论。前者强调的是理论方法的重要性,认为除了理论和范畴的界定,地区研究本无存在的意义;而后者强调的是有关国别和地区的系统知识,认为如果没有富于针对性的包括实证与理论的具体研究,那么很可能导致片面的普遍性之下的特殊性的消失。上述地区与国别研究机构显然在后者立场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面向全方位的国际研究的综合性国际研究院显示出强劲势头的同时,以地区和国别见长的专业研究教学机构依然表现出他们不可被取代的地位。

第四类,是指原来纯粹意义上的智库,包括英美式的研究咨询机构和大陆式科学院系统下的各类研究机构。

这两类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国际研究咨询机构都出现了相同的变化趋势,即正在逐渐增加培养研究生的功能。

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兰德公司、法国战略研究所、日本防卫研究所大体上属于这类机构。专业咨询研究机构的高度密集型的知识和信息结构与研究生培养功能的相互结合,乃是若干年来国际研究学界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连兰德公司这样的老牌咨询机构都要腾出手来建立研究生院,表明机构自主培养和咨询与教育两者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科学院系统之下的各个国别与地区研究所倒是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工作的成效如何又当别论,但是,这一类结构形式的重要性却被证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一类性质不同、定位各异的学术机构所出现的上述类似变化,一方面表现出高质量国际研究与紧缺型人才培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各个机构之间不言而喻的竞争性的加剧。

上述四种类型的高级国际研究院(尽管不一定都以此名称挂名)的分类并非绝对。比如,第一种基础学理与战略导向并重型的机构和第二种政策导向与实务人才培养见长的机构,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候并不是非常清晰,而表现在个别学者的理论诉求和学术兴趣方面,更是各有不同而难以归类。上述分类是基于相对不同的功能设置的基本划分,以及对于若干做法的强调和说明,主要是为了从以后的叙述中便于读者的把握和比较。

二、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若干共同的演进趋势

虽然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有着发展模式上的若干区别,但是,鉴于冷战阶段特别是后冷战阶段的共同国际环境以及高等学校国际研

究院(包括智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任务,因此,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发展存在着若干共同的演进趋势,值得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

第一,问题导向下的国际研究。作为高级国际研究院与生俱来的一个直接目标,就是需要就国际事务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纵观当今重要国际研究机构,一个相当普遍性的现象,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特别是以当前国际社会和外交政策与战略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而尖锐挑战作为自己的研究客体,从中提出切合实际;同时,也基于学理基础的分析和结论反思学术模式乃至学术范畴的发展,力求立足于实证和思辩基础的学术理论系统的重新诠释。而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自我学术循环,更不是自娱自乐式的范畴与逻辑构建,这样一种相当注重务实,并有明确针对性的学术和教学风格,已经成为从事国际研究的国外同行们的普遍追求。

新世纪以来的国际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随着国际社会深刻而大规模的转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及在这样百年未遇的变迁中所透露出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的趋向,使得国际社会和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前景性研究,成为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大量的面对新问题、新现象、新挑战的研究项目为何得以确立。从全球范围而言,究竟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国际社会将以何种格局出现,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态势将在未来格局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各国将以何种战略展开竞争,将以怎样的外交理念、思想、战略和手段进行调适,这样一类问题导致了近年来一大批带有国际战略预测的著作问世,其中部分作品具有较高的质量。普林斯顿公共事务与国际研究院撰写的《普林斯顿报告:法治下的自由社会》,提倡以国际多边战略取代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方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尽管维护美国核心战略利益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整个报告的部分内容确实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行政趋向。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主持立项的先是《2017年的俄罗斯与世界》,然后是《2020年的俄罗斯与世界》,虽然开诚布公地宣称要

表达俄罗斯利益导向下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但依然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很多好评。仔细观察上述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大量立项选题,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范围之下的课题,无论是实证内容还是理论层面的研究,都是针对当下最为紧迫的挑战,不做空论。

第二,受到普遍重视的跨学科方法。国际研究本身所包含的多样化内容自然而然地要求其研究方法偏重于多学科方法,而本章所列举的各个高级国际研究院,在专家云集、强手如林的氛围之下,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有力地推动着跨学科方法的推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不仅注重传统的地区研究,而且非常强调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地区与国别研究。比如,该校欧洲研究系主任戴维·卡莱欧教授是欧洲地区研究方面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一流专家,他多年来一直强调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相互结合研究欧洲问题。其几十年治学的题材涉及欧洲、美国国内与国际政策、思想社会变迁,甚至其早年曾以英国文学作品中的国家理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卡莱欧教授迄今为止关于国际发展趋势的重要结论,比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他提出的有关美国、欧盟、俄罗斯正在形成三个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的论断,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样的结论与其多学科的治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B. C. 福布斯教授,也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尼赫斯全球化和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政治学系主任海伦·V. 米尔纳(Helen V. Milner),其研究议题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民主和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等。当前,她的研究还涉及全球化和发展、外国援助的政治经济学、“数字鸿沟”和因特网的全球传播以及全球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等;而且还包括对美国外交政策,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研究;以及在国际贸易、外交和移民等研究领域,研究公众和精英对于国际经济偏好的原因分析,等等。其如此多样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工作成就,为整个研究院同事和研究生